

巴波小說選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巴波小说选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十月

责任编辑：曾志明

封面设计：崔新周

刘学伦

封面题字：何应辉

巴波小说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印张12.375插页5字数263千
1983年1月第一版 1983年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1,700册

书号：10118·633

定价：1.20元



作者近影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编选了老作家巴波近四十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二十五篇，分三部分：解放前创作的十一篇；解放后六十年代初期创作的四篇；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创作的十篇。这些作品，虽然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的侧面，但却都是时代的真实记录。

作品语言朴实，人物生动。读之如平湖行舟，品之则余味无穷。

目 次

(1946——1949)

王参议员.....	(3)
视 察.....	(21)
方县长上任.....	(31)
电化教育.....	(34)
凶 死.....	(37)
黄金百两.....	(40)
路 边.....	(48)
汪 玫.....	(58)
民 心.....	(63)
书.....	(72)
鱼 饵.....	(76)

(1961——1962)

静静的密林.....	(83)
路 上.....	(130)
林 姐.....	(140)
冰冰在想.....	(157)

(1978——1981)

你是在为人类服务吗? (171)

原褚大常委即褚玉芝事迹补遗··· (206)

邻 居····· (233)

送 别····· (247)

春风催蕾····· (271)

怎么办? ····· (295)

梦 幻 录····· (311)

春 天····· (316)

走上大道····· (346)

结····· (362)

学艺回顾····· (377)

附: 《林姐》重版《后记》···· (385)

1946——1949

王参议员

王参议员起身得特别早，不到九点钟就过足了瘾，捧起一个江西瓷的小茶壶，坐在药铺内咳舒痰，还在领略“清水烟”的酸味。偶尔一忘神，就咳出痰来，用舌头卷了几下，又滑溜溜地吞了下去。他认为这是“精气神”三宝的元气，不能随随便便地吐掉。然后喝一口又酤又烫的沱茶，照往常必定是很舒服地打喉头“呃”一声长气，今天却没有。他的眼光死死地盯在退光漆金字的“遵古泡制”长匾上，那上面蒙了一层灰，退光漆显出一副失色的败落像。坐在柜台里边的徒弟，一看见他的神情，心子都紧了。自从王参议员这两年做黑白生意亏了本以来，脾气就毛躁了：一点小事情，也会叽叽咕咕念半天。他是不打人的——怕伤了他的精神，常用的惩罚，就是让徒弟娃饿一顿。没有出乎惯例，王参议员唠唠叨叨地开始了。

“饭是好吃的么？享现成福你还早哇！年轻人都不勤快点，到老来当伸手将军么？早些年辰，天刚发白，当徒弟的就得把铺子打扫个干干净净。买主上门，也眼明心快。这是药铺呀，又不是待召铺！你自己说，你好不好意思，这样厚的灰尘？一顿饭要吃五六碗，做事情又不这样勤快了。”

徒弟娃弄清了题目，赶快用鸡毛帚去掸“遵古泡制”四个大字的长匾，扬起一屋的灰尘。王参议员可发火了：

“说起风就是雨，搞一屋子灰，又来扫地，又来抹柜台，你是不是找事做？”

徒弟娃惶惑地望着他。他喝了一口茶，咳了几声，清一清嗓子说：

“你盯着我做啥子？我说有灰尘，是喊你明早上开铺门的时候打扫呀！哼！你还不高兴？饿你两顿，你就高兴了，晌午要是你吃饭，谨防抖掉牙齿！”

王参议员喝了一口茶，又叹了一口气，才说这点话就有点疲乏了：灰白的脸上，沁出一层油汗，胸前不住地起伏。摆子硬是伤神的，他想着。摆子不前不后，在参议会开大会的前两天就找上了他。带岁数的人，才打三天，人就软了一半，连吃三副药，等于石沉大海，泡都没有冲一个。最后还是听在省上念过书的欧参议员的劝告，叫他太太到狗头太太那里去要几个奎宁丸。而且欧参议员说起奎宁，就象仙丹一样，吃不了几粒，就把摆子鬼吓退了。到狗头县长那里去拿奎宁，王参议员却百个不愿意：一来他是开中药铺的，怎好吃西药？二来狗头当县长当了两年多，他就出了两年纰漏：前年山上的“庄稼”，刚花了“桃子”，就是一场大雨，把本钱淋得个一千二净；去年眼看收成好，保安队却发了羊痫疯，硬要产烟，结果东办交涉西拿言语，送了一百万给保安队打牙祭才算搁平。那晓得烟一上市，遇到刘二哥在省上倾销，这才是祸不单降，烟价只见往下跌；幸好出手得快，没有把老本赔进去。就说是这“乌金”生意出了意外，这两年药铺的生意该赚大钱呀？这县城只有四

个城门，勉强凑成四条街，烟火不到四千家。况且横顺周围五十里，就只有他一家中药铺。这独门冲生意，无论如何都该捆到赚钱，要一千不敢拿九百九十九。加之接连两年，几乎家家都在闹摆子，照说王参议员的生意该旺盛了？殊不知才不然：五十里以内虽然只有他一家中药铺，然而全省一百三十几县，就是他这个县城才有摆子神！摆子再闹得厉害，可穷人太多，吃不起贵药，只好去求摆子神的庇佑。连有钱人家，也很多都是双管齐下，又吃药，又求神。到底有钱人太少了，吃得起药的，全城数得清只有那么十来家。第一年闹摆子，他就尝到了这个滋味：摆子神的香火，愈来愈旺盛，单是摆子神嘴上还愿的鸦片烟，就刮得下好几两。他的药铺呢，徒弟娃只有抱着脑壳打瞌睡。他把算盘一敲，摆子神抢他的生意，起码在五十万以上。

为了这数字的损失，他靠着烟盘想了两夜。上次参议会开大会前，他曾经以码头大爷的身分，请全体参议员吃了一顿油大。结果，他的提案得到全体通过。这提案的主要目的就是“取消摆子神”。理由是，这县城是佛教圣地，岂容旁门左道存在。然而狗头县长犟他的眼皮，摆子神依然健在，摆子神的香火仍然旺盛。他的生意呢，除了几个老咳嗽病来抓药以外，就很少有临时买主上门。他的脾气就愈加毛躁了，徒弟娃也就时常饿个一两顿。

王参议员认定这倒霉的事情，都是狗头搞的鬼。不是么，还从省上带来奎宁，安心把他整垮。为这些事，只要他一进茶馆，三言两语之后，就把话题转到狗头县长的身上去，列数着狗头的劣迹。甚至于狗头挨了狗头太太一耳光，也是他攻击的

资料。然而狗头也向议长透过一点意思，说他——王参议员山上的“庄稼”，连省上都派人来查过。狗头还说为这事，他背死人子过河，阴倒赔了几十万。王参议员得了这个消息，气得几天没有说一句话，一靠上烟盘就打主意。他明白这是狗头放话威吓他；他也就派兄弟伙，暗中搜集狗头“胎”包袱的证据。而且准备在这一次的参议会大会上发动攻势，拿点颜色给狗头看。哪晓得一开会，他就打摆子，两天都没有出席。摆子一打过，就想起这件事，闷得他的脾气更大了，单是饭碗就摔坏好几个。王太太看见猫儿抓鱼，跌在水缸里，只那么微微笑了一下，就挨他一顿臭骂。如今，还要他去向狗头要奎宁，这万万做不到。然而摆子的味道，实在不好受，今天一大早，太太上狗头太太家去要奎宁，他就没有阻挡。反正不是他向狗头要呀，是他太太出面，这个人情与他无关，他就心安理得了。

他仰起脖子，喝着最后的苦涩的酹茶，这是他每天起床后必做的事。照往常要到街上漫走一阵，好象表示世间上还有他的存在。今天他却想进卧房再抽几口，准备抱病出席参议会，向狗头挑战。突地，他的财宝娃却跳了进来，一眼盯住他爸爸，就一脸笑。王参议员却把脸一板，做出一副庄严的面孔说：

“你看你，十三岁了，还以为小么？走路还是乱蹦乱跳的，一点都不稳重！还象个世家出身的后人么，唔？一天只晓得伙着张三李麻子操飞机，多读几本书在肚皮头，未必然把我害倒了么？老子这样一大把年纪，同旁人勾心斗角，还不是为了你的……”

“爸！”儿子等得不耐烦了，抢着说，“我们学校要

要……要……”

“要啥子？”王参议员已经明白了来意，“要钱，是不是？”

“嗯！”儿子埋着头说“要五千！”

“哼！又是啥子名堂？”

“募捐！”

“募捐？还赌账，是不是？哼，你个杂种？”

王参议员说是这么说，还是拿出了五千。儿子一接过去，就回头想跑。王参议员却威严地放高了嗓子：

“跑啥子！”

儿子一震，才想起什么似地回过身，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，然后就斯斯文文地走了。王参议员到现在才露出了点笑容，就是这一鞠躬，他都得到很大的安慰，钱拿得再多，他也不在乎。他把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的前途上，他这样冒险做“庄稼”，在血盆头抓钱，还不是为了财宝娃。满想赚几个，再买四十亩田凑足三百的整数，好让儿子有钱出国留学，一回国起码的官总比县长大。要是万一财宝娃不争气，读书不用功，自己有了三百亩，不做事也不愁穿不愁吃了。哪晓得狗头一上任，他就倒霉，连天老爷都跟他为难。前年那一场倒霉的大雨，眼鼓鼓地把梦淋得精打光。四十亩田没有买成不说，还拉了一屁股账。何况加上摆子神，他把一股怨气集中在狗头身上。好象由于狗头，才使他的希望，到现在还没有实现。他咳出口痰，夹着愤恨地吐了出去，好象很扎实地吐在狗头的脸上。虽然他盯了黄中透绿的浓痰一眼，脸上却没有对这精气神三宝的元气的丧失而可惜。

他正站起身，欧参议员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。他一看见心里就不好受，自从欧参议员包了屠宰税之后，才这样阔起来。何况在参议会上，欧参议员从不说狗头县长一个不字，这更使他瞧不起，而且恶毒地给欧参议员起了一个绰号：汪精卫！然而欧参议员一看见他，就是一副和颜悦色的笑，王参议员也早就不甘落后地露出笑容，好象很亲密的朋友似地迎了出去。欧参议员第一句就问他去拿奎宁没有，他含糊其词地支吾着：

“承关心，我的病好了，两副中药就好了！”

欧参议员没有走的意思，王参议员就把他让到卧房里，左右靠在床上。王参议员眯着眼睛，在灯上搅着烟泡，飘起一股香味。同时，他无休止地叽咕着：

“今天是狗头的施政报告？”

“唔！”欧参议员却说，“我看老兄还是多将养几天，身子要紧！”

“身体算啥，公事才要紧。既然代表了三十万县民，凭着一口气，也要为三十万县民谋福利！”

“老兄这种为桑梓服务的精神，令人钦佩……钦佩之至！”

“过于夸奖，过于夸奖。请一口，提提神！”

“老兄请，老兄请，我是吃了要的了。”

“我还是混时间的，唔！”王参议员的话还没有完，就啣着烟枪吃起来。“虎虎虎”地响一阵之后，口鼻都没有漏出一烟子：赶忙嘴对嘴地喝了一口酃茶，又故意地咳了几下，才舒服地“咳”了一声，吐出一点点，只有一点点烟子了。

“本来，”王参议员烧着第二口烟说，“今天是不想出席

的，有诸位撑持这个场面，用不着我这个废人插嘴……”

“老兄太客气了！”欧参议员抢着说。

“不过，”他不管欧参议员的客套，“既然代表了三十万县民，开会起码要到一下，也才对得起老百姓。何况今天是狗头施政报告……”

他故意停了一下，欧参议员却丝毫没有反应，他咳了两声，把痰吞下去说：

“我们苦口婆心费神费力的议案，象老兄的‘以农代工，修建公园望月亭案’，还有我的‘取消摆子神案’……举不胜举，起码有三百件，看他实行了一件没有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欧参议员附和着，“这是应该注意的问题。”

“说句老实话，这个议员当不当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总得把事情弄好。何况这次大会，要通过县府全年预算，事关桑梓建设，就是害病，也得出席，才对得起三十万本县的父老昆仲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

“两年来，狗头的事情，姓王的从没有扯怪教。老兄晓得的，上一任的撤职查办，我只做了三张呈纸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欧参议员望着帐顶说，“老兄急公好义的精神，我兄弟在省上混饭吃的时候，就久仰得很。”

“然而，”王参议员一口气吃完一口烟，才哑着嗓子说，“也许这是别人造谣；狗头说我的‘庄稼’，全靠他维护。其实我兄弟出了一百万的草鞋费，当了皱皱，也是事实。至于说到参议员这行道不能做现任官吏，请你算一算，场面上的叫鸡

子，都是明有肥缺，暗有油水。象我们这些人，素来就奉公守法，也不想当狗头嘴巴下捡骨头。你哥子莫多心，你包的屠宰税，当然与法令没有抵触！”

“这个，这个。”欧参议员想皱眉头，结果是一脸不自然的笑。

“说这番话，并不是叫狗头把雨洒匀净。你老兄晓得的，我手下的兄弟伙，一不抢人，二不偷人，天不生，地不长。摆摆场伙，碰着这乱世道，吃饭都成问题，一场又抽得了好多头？人是张口货，天一亮就要烟饭两开，莫办法只有找拜兄。单是这笔花费，要凭这个烂药铺，早就吃垮了。好在大家还相信得过，全靠东拉西借，唉！也就愈蹇愈深。再说人情好，借钱总得还呀！所以，承各路弟兄瞧得起，做生意借借路过，多少都要表示一下，好让弟兄伙多穿几双草鞋。不过，一年又有好几回呢？任人皆知，这些事我没有吃独食嘛！总是照规矩三一三十一地分摊，从狗头起，秘书、科长、警察中队长……都是上山打鸟，见者有份。”

“当然。当然。老兄台做事向来是落教的。”

“落教？这样落教，只有抄起手打秋风。这世道么，很难说，象我们这样处世，还得不到好报：上一次北路的李大脚板李大爷，发了快转来，就送了五十万。我看见了一角钱，都死我财宝娃！”

王参议员停止了话头，望了欧参议员一眼，又“虎虎虎”地吃起来。

欧参议员还是望着帐顶，尽力想掉换这场面的空气。可是，王参议员的嘴一离烟枪，又说了起来：